高中语文学习方法：怎样学习古文

怎样学习古文？我们翻开《唐才子传》，在《王勃》传里，说：“六岁善辞章。”他六岁已经会写诗文了。当时的诗，就是古诗、律诗、绝诗，当时的文，即古文、骈文。六岁怎么就会写这样的诗文呢？再看《骆宾王》传，称“七岁能赋诗”；《李百药》传，称“七岁能文”；《刘慎虚》传， “八岁属文上书”，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。换言之，在唐朝，七八岁的孩子不仅会读懂古文、骈文、旧体诗，还会写古文、骈文和旧体诗。是不是当时的人特别聪明呢？不是的。我们再看近代人，如康有为，“七岁能属文”。梁启超“六岁毕业《五经》，八岁学为文，九岁能日缀千言”。可见古今人的聪明是相似的。那么，不论是唐代人或近代人，他们从小就能读懂古文，不仅会读，还会写古文和旧体诗。为什么现在人读懂古文会成问题呢？这当跟读法有关。

我曾经听开明书店的创办人章锡琛先生讲他小时的读书。开始读《四书》时，小孩子根本不懂，所以老师是不讲的。每天上一课，只教孩子读，读会了就要读熟背出。第二天再上一课，再教会孩子读，读熟背出。到了节日，如阴历五月初五的端阳节，七月初七的乞巧节，九月初九的重阳节，年终的大节，都不教书了，要温书，要背书。如在端阳节要把以前读的书全部温习一下，再全部背出。到年终，要温习一年读的书，全部背出。到第二年年终，除了要背出第二年所读的书外，还要背带书，即把第一年读的书也要连带背出。因此，像梁启超的“六岁毕业《五经》”，即六岁时已把《五经》全部背出了；所以他“九岁能日缀千言”。因此，《唐才子传》里讲的“六岁善辞章”，“七岁能赋诗”，按照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”的说法，他们在六岁七岁时，熟读的诗和唐诗一定远远超过三百首，那他们的会吟诗也就不奇怪了。

我向张元善老先生请教，问他小时怎样读书的。他讲的跟章锡琛先生讲的差不多，他说开始读时，对读的书完全不懂。读了若干年，一旦豁然贯通，不懂的全懂了，而且是“立体的懂”，它的关键就在于熟读背出，把所读的书全部装在脑子里。假如不是熟读背出，把所读的书全部装在脑子里，读了一课书，记住了多少生字，记住了多少句子，这只是“点线的懂”。记住的生字是点，记住的句子是线。点线的懂是不够的。因为一个字的解释在不同的句子中往往因上下文的关系而有变化，一个字在不同的结构里会具有不同的用法，记住了一个字的一个解释和一种用法，碰到了这个字的解释和用法有变化时就不好懂了。读一课书，记住了这课书中的生字，记住了这课书中的句子，这叫平面的懂。平面的懂只懂得这课书中的字的意义和用法；同样的字，在别课书中，它的意义和用法假如有了变化，就看不懂了。因此，平面的懂还不够，不够解决一个字的解释和用法的多种变化。把一部书全部读熟就不同了，开始读时不懂，读多了渐渐懂了。比方读《论语》，开始碰到“仁”字不懂，“仁”字在《论语》中出现了104次，当读到十几次的“仁”字时，对“仁”字的意义渐渐懂了，当读到几十次、上百次的“仁”字时，对“仁”的意义懂得更多了。因为熟读背诵，对书中有“仁”字的句子全部记住，对有“仁”字的句子的上下文也全部记住，对于“仁”因上下文的关系而解释有变化也罢，对有“仁”字的词组因结构不同而用法有变化也罢，全都懂了，这才叫“立体的懂”。

这个 “立体的懂”有三方面，一方面是词的具体解释；一方面是一个词作为术语时，了解术语的理论意义；一方面是要读懂文章的用意。就词的具体解释说，如《论语》中的“仁”字，在《学而》篇里：“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这个“仁”字是指一种很高的道德标准，即仁德，认为孝弟是仁德的根本。在同一篇里，说：“泛爱众，而亲仁。”这个“仁”不指仁德，是指具有仁德的人，“仁”的解释稍有变化了。在《里仁》篇，说：“里仁为美，择不处仁，焉得知？”“里”指居住，这两个“仁”指有仁德的地方，相当于好的环境，“仁”的解释又有些变了。在《子路》篇里，说：“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后仁。”假使有王者兴起，一定要经过三十年才能推行仁政。这个“仁”字指推行仁政，解释又有些变了。这个“仁”解释成推行仁政，成了动词，用法也变了。在这些句子里，“仁”字作为仁德的意义没有变，只是由于上下文的不同，由于用法的不同，在具体解释上有了变化。不懂得这种具体解释上的变化，光懂得“仁”指仁德，碰到具体解释上有变化的句子就看不懂了。要是把以上举的句子都读熟了，懂得了这些具体解释上的变化，这就是对“仁”字在解释上的立体的懂。

图片

从前人读《论语》，就要把《论语》全书读熟背出，把《论语》全书读熟背出了，才会懂得“仁”字在不同上下文中具体解释的变化。用“仁”字作例，把《论语》全书读熟背出了，《论语》中别的不少的字，它们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解释的变化和用法，也都懂了。有了这个基础，再去读别的古文，比方读唐宋以来的古文，不论唐宋以来的古文中的字，它们在不同上下文中的具体解释有多少变化，它们的用法有多少变化，都可以理解了，这就是立体的懂在读懂古文上的好处。从前人读书，为什么六七岁七八岁的孩子，就会读懂古文，不仅读懂，还会写古文，就因为他们小时，比方把《论语》全部读熟背出，对《论语》中的字有个立体的懂，所以他们在六七岁或七八岁时就会读懂古文了。再说，到了辛亥革命以后，废科举，兴学校，学校里不读《论语》，改读教科书了，那时从学校里毕业出来的学生，他们会读古文，又是怎样来的呢？原来当时的学校里，也教文言文，一到中学，就教传诵的古文，不但教古文，也要熟读背诵，当时的中学毕业生，读四年中学，在四年中读了不少篇的古文，读熟背出了不少篇的古文，有了这个基础，他们对读熟背出的不少篇古文中的字，也就有了立体的懂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就能读懂唐宋以来的古文了；即使有些字不认识，查一下字典也就懂了。因此要会读古文，不一定像私塾中的教法，一定要把《四书》《五经》都熟读背出才行，像辛亥革命后的学校里，教学生熟读背出多少篇古文也行。

学会读古文跟学会读外文相似。我向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请教，他小时候怎样学外文的。吕先生说，他小时读外文，老师要背，不是整课书背，是就读的书，老师挑出其中精彩的段落来要学生背，背精彩的段落不长，可以背出。这次背出一段，下次再背出另一段，积少成多，就背出不少段落了。这是吕先生他们所以对英文有立体的懂的原因。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一：“人读史书，节目处须要背得，始得。如读《汉书》，高祖辞沛公处，义帝遣沛公入关处，韩信初说汉王处，与史赞《过秦论》之类，皆用背得，方是。若只是略绰看过，心下似有似无，济得甚事！”朱熹讲读史书，挑重要节目处来读，跟吕先生的讲法相似。吕先生讲就一篇中挑精彩的段落来背，更为灵活可行。不论读古文或白话文，这方法都可行。吕先生小时学英语的方法，可以参考来使我们达到对古文或外语的立体的懂。

再说张元善先生结合熟读背诵来讲“立体的懂”，还有一个意思，即培养语感。学习古文也是学习语言。《孟子?滕文公下》：“‘有楚大夫于此，欲其子之齐语也，则使齐人傅诸，使楚人傅诸？'曰：‘使齐人傅诸'。曰：‘一齐人傅之，众楚人咻（喧嚷）之，虽日挞而求其齐也，不可得矣。引而置之庄岳（齐街里名）之间数年，虽日挞而求其楚，亦不可得矣。'”把方言区的孩子送到北京来念书，不用教他北方话，过几年，他的北方话就讲得好了，从发音到用词都北方话化了。他回到家里，听到家里的大人讲话不合北方话的标准，还会起来纠正，他已有了北方话的语感了。学习古文也这样，熟读背诵了多少篇古文，培养了对古文的语感，对于古文的用词造句，尤其是虚词的运用都熟悉了，也就会理解了。